

我们的太阳

WOMENDETAIYANG

存文学 著

人民出版社

哈尼族
纳西族 苗族 瑶族
傣族 佤族 彝族
拉祜族
壮族
傈僳族

I247.5
C989

我们的太阳

WOMENDETAIYANG

存文学 著

人民出版社

哈尼族
纳西族 苗族 瑶族
佤族 彝族
傣族 拉祜族
壮族
傈僳族

责任编辑：陈鹏鸣

责任校对：徐林平

版式设计：郭清霞

封面设计：岩 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太阳/存文学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

ISBN 978-7-01-007159-6

I. 我… II. 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1576 号

我们的太阳

WOMEN DE TAIYANG

存文学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http://www.peoplepress.net>

诚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5 插页：16

字数：321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7159-6 定价：28.50 元

目 录

一 群山中的火炬	1
二 黎明前后的较量	90
三 在晴朗的天空下	163
四 火树银花不夜天	217
五 我们的太阳	258
六 永远的丰碑	298
后记	362

一 群山中的火炬

1

让我们把时间推到 1931 年初。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冷，寨子里的老人说，这样的情景几十年不遇，时节刚刚进入冬季，北风就十分刺骨。早晨，洼地里铺着白茫茫的一层厚霜，直到太阳升得老高才慢慢消散。只有不畏寒冷的野樱花在嗖嗖的山风中抖擞枝条，怒放着耀眼的花朵，一团团、一树树、一丛丛，如霞似火，把群山烧得一片通红。

这天下午，杨正元来到大麓山下大田村一户彝族老乡家坐下，喝了水，闲聊了几句，从竹篮子里拿出准备好了的画笔和颜料，准备给主人家画祖宗像。这家主人去年就对他讲了画神像的事，只是一时太忙，顾不过来，拖了半年，他感到真有些对不起主人。

在六顺、宁洱、镇沅、景谷一带山区，自称香堂的彝族百姓，都有跳神和在正堂屋的墙上设神位供奉祖宗像的习俗。画像又称画大头神，山寨子里的穷人请不起画师，而祖宗的神像又不能不供。杨正元恰逢其时地出现在这一带，他穿一身普通人的布衣，看不出一点见过大世面的知识分子的样子。他给穷人家画像从来不收钱，加上他为人和气，吃住随意，在画像期间和主人一道吃点家常便饭就可以，重要的是他画的像好，一个个先祖们，从他的笔下显露出来，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大家就把杨正元传神了。

有人说，这个画师只要看看主人家男主人的面孔，闭上眼睛养一会神，就能够把逝去多年的祖宗们一个个召唤回来，在眼前晃动，

于是他就依着样画。

要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带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谁也没有见过照相机，祖宗们当然更不可能留下什么照片可供他临摹。何况，好多人家，就连自己的曾祖父也没有见过。他杨正元就有这个本事，把没有看见过的给画出来，怎能不叫人佩服。问杨正元，他笑笑说，这不是什么神奇的事，科学上叫遗传学，后辈的子孙们总要带着先祖们的某些痕迹和特征，只要捕捉住他们后代面孔上的某些突出特点加以临摹，人物就不会太变形走样。

杨正元是北京大学农学院的学生，学过遗传学，他说的肯定是真话，但人们还是把他往神奇处说，对他进行了一番渲染。除了画神像外，他还常被那些大户人家请去给老太爷、老太太们画人像，杨正元也欣然前往，到这些人家是要收钱的。一是，他得养家糊口；二是，这样做才能够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再则，看到实在太穷的人家他得拿出钱来帮助他们，自己的手里得有钱。既然是互济会，这个头他是要带的。去年遇上了倒春寒，有的人家撒下的小秧苗刚冒出水面后不久就被冻死了，要重新撒播，穷人们正为没有钱买新的种子而愁得眉毛打结。这时，杨正元出现了，他把平时积攒下的部分钱给他们送去，穷人们自然是一番千恩万谢。他的善良和同情赢得了穷人的爱戴，和这些穷人的关系就愈来愈贴近了。

杨正元对感谢他的那些穷人说：“这是应该的，穷苦人只有手拉手，你有事我帮你，我有事你帮我，才能渡过难关。”

杨正元的影响在大山深处的少数民族地区不断扩大，山寨里的穷人聚集到了一起，杨正元利用晚上给大家公开宣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用的都是当地的典型例子，讲的也是由浅入深的道理，大家都容易接受。当听到穷人们为自己的处境唉声叹气的时候，他就说：“无的不要气，有的莫得意，以后穷富都要拉平。”穷人们听了这样的话，心中升起了暖洋洋的希望，往后听杨正元讲得越多，这种希望之光就高高地升腾起来，把心里照亮。穷人们感到：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将面临一场改朝换代的变革，这种变革对穷人是大有好处的。“耕者有其田”这是庄稼人盼了多少年、望了多少代的理

想。这些话传到富人的耳朵里，他们当然不高兴，他们感到杨正元的身上正有一种东西放射出来，它愈来愈耀人眼目，把穷人的眼目都引了过去。他们还意识到，杨正元正在穷人中煽起一种对他们威胁性很强的思想，这种思想比刀还要锋利，比爆炸物还要强大，要是穷人都接受了它，天下就没治了，它可以摧毁任何牢固的高墙厚壁。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穷人明显的表现就是，缴租已经不再像原来那么积极了，有的干脆就不缴。富人们想在杨正元的身上抓到什么把柄，选一个突破口，但打听了，他公开宣讲的又是孙中山的主张，实在找不到什么借口可以轻易朝他下手。

山里的百姓们私下纷纷议论说：杨正元知道的那么多，看来，他的来头实在不小，是吃过不少墨水和经历不一般的人。

说起来，杨正元就出生在宁洱县德化乡那迁半坡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里。他生于1902年12月16日。正元的父母生了六男五女，他排行第六。因为他家有几十亩田地，有二十几头驮牛，搞驮盐巴、茶叶、黄烟之类的民间运输，还请人帮工放牛，在普遍贫穷的山村，他的家道还算殷实，不分男孩女孩都可以到附近的小学校读书。杨正元聪明好学，深得父母宠爱。1916年他在家乡读完初小，考上了宁洱县高等小学，读完小学又顺利地考进了设在宁洱县城的云南省立普洱第四师范学校。在此期间，他大量地接触了进步的书刊，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渐渐萌芽。他和一些不满现状的同学聚集在一起，成立了“读书会”。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不可阻拦地涌进了宁洱县这座古老的“普洱茶”城，在这里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杨正元和他几个同学带头用白话文写作，光着脚板在学校走路，他们的做法虽然有些幼稚，但是，却充满着革新的意味，他们的这些举动竟然遭到了校方的激烈反对，校方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如此下去怎么了得。有一个国文老师在杨正元和他的同学用白话文写的作业上批着：“朽木不可雕也！”“文章千古事，能由你们几个毛孩子胡来？”此外，这个老师在课堂上余怒未消地公开辱骂杨正元他们，学生们被激怒了，推选出杨正元为代表向校方提出了抗议，要求撤换国文老师。谁知，校方不但不予支持，还无理地把杨正元等

三个同学列入了开除名单，由此，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学潮风波。在学生们的集体抗议下，校方事出无奈，只好把这个国文老师辞退了，对杨正元等同学也让了一步，做了退学处理。

1922年，杨正元考上了昆明明德中学。两年后，他在这所学校加入了“青年努力会”。这个会是省立第一中学李国柱与云南先进青年在1924年12月组织起来的，李国柱是云南民主革命的启蒙家，“青年努力会”是云南最早的一个革命组织。

当时，国内正处于军阀混战的局面。大军阀段祺瑞、曹锟、吴佩孚主张武力统一中国，中国大地一片风烟，连年征战，华北、华东、东北成为一片焦土。云南的地方军阀唐继尧主张联省自治，形成了割据一方的格局。军阀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云南各地一片怨声载道。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他们采取了高压政策，在学生中主张读死书，不让过问政治，对外面流传进来的进步书刊，视为洪水猛兽，加以查禁。李国柱的青年努力会把进步学生团结起来，开展读书活动，与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杨正元在这里受到了新思想的洗涤和锻炼。

也就在这一年，杨正元以名列第二的优秀成绩毕业。本来，他可以就近上昆明的东陆大学，但他不愿意进这所把持在云南地方军阀唐继尧手里的学校，他一心向往民主空气浓烈的北京，想在那里找到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学到更多的知识。

1925年初，他和几个同学一道结伴而行，从滇越铁路乘火车到越南海防后，再辗转到了北京，考上了当时的北京大学农学院。他决心在这里好好学习农业方面的知识，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面貌。

入学不久，在宣武门教场头条3号的云南会馆，杨正元认识了云南老乡李鑫。说开来，杨正元知道李鑫也是农学院的校友，自然亲切多了。云南会馆算得上当时北京的民主策源地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云南旅京青年学生率先在这里组织了“大同社”，办起了《滇潮》杂志，公开宣扬“不畏势力，不服强权”的进步主张，这份杂志出版后在全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后来，大同社改为“新滇社”，《滇潮》杂志改名为《铁花》。1925年，新滇社的一部分人

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杨正元被这里的气氛所吸引，常到这里，他和李鑫认识并交上了朋友，后来才知道，李鑫早已是共产党员了，在新滇社担任组织工作。在云南会馆，他还认识了早在192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王德三、王复生、杨青田这三位云南老乡，并知道他们三位就是这个社的创建者。王德三和王复生是兄弟俩，王复生是大哥，他俩同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王德三是青年运动的活跃分子，参加过五四运动。事实上新滇社已经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了，李鑫介绍杨正元加入了这个组织。这一来，他除了在学校上课外，一有空就往云南会馆跑，积极参与新滇社的活动，和朋友们一道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在这里学习马列主义，认识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原来，他抱有科学救国的想法，以为只要提高民智，发展科学，国家就有希望。通过学习，他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认识到不把黑暗的军阀制度推翻，国家就没有一线希望，千百万劳苦大众就没有出头之日。由于杨正元充满了年轻人的热情和朝气，决心为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而努力奋斗，就在这一年秋天，经杨青田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3月18日，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个值得人们永久记忆的日子。这天，杨正元跟随农大的学生队伍前往天安门广场，参加李大钊领导的抗议日本军舰炮轰天津大沽口的示威游行活动。段祺瑞下令军警开枪，军警挥舞着大刀和铁棒砍杀，血肉横飞，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这天死伤的学生和群众多达数十人，杨正元加入的新滇社就有两个社员，美专的范仕荣和北师大的姚宗贤倒在了血泊之中。杨正元第一次目睹了军阀政府的残忍和反动，看清了他们的卖国行径。但是，他并没有被吓倒，斗争意志更加坚定了，那天杨正元面对反动的军警，毫无惧色地高喊着“打倒军阀！”“反对暴政！”的口号，他把嗓子都喊哑了。从这一天起，他觉得在学校已经不能够再呆下去了，他应该像李大钊那样，全身心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把自己大好的年华贡献给推翻旧制度的伟大斗争。参加了这一次活动，他深深地被李大钊那种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所折服，李大钊的每句话，都是那么铿锵有力，充满着惊人的魅力，

他觉得李大钊是个有光芒、有温暖、有胸襟的能够照亮别人的人，他想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批人的领导下，定能闯出一片新天地来。

不久，李大钊和二十多个革命者被段祺瑞的军阀政府杀害了，但，李大钊那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革命家的宏大气派，却永远给人以鼓舞和力量。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方军阀政府敏感地意识到：如果不把共产党在民众中煽起的熊熊烈火扑灭下去，必将动摇他们在中国的统治。于是，北方陷入了天低云暗的军阀统治时期。而在炎热美丽的南方广州，革命浪潮则有方兴未艾之势，当时的广州有“赤都”之称，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一大批革命者云集这里，毛泽东在这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刘少奇在这里搞工人运动，宣扬“劳工神圣”，周恩来利用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的要职，与蒋介石展开了争夺革命骨干的斗争。

杨正元认识王德三不久，王德三、赵济、吴少默、杨青田、王复生等人就接到党组织的通知，他们一起到了广州。不久，杨正元也接到了党组织让他到广州的通知，他毫不犹豫地放下未完成的学业，和一批新滇社的成员前往，参加了王德三在大沙头利用第三军军部开办的政治训练班。这个政训班是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建议开办的，让黄埔军官学校为第三军培养政治人才，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满足了他的要求，觉得这是个培养革命骨干的机会，并直接领导开办了这个班。王德三到广州后，先到黄埔军校任中校政治教官，为学校编写《帝国主义大纲》一书。办政训班时，周恩来任命他负责这个班。王德三一人管理教学和训练，第三军派了一个管理后勤的教官。王德三把这个班办得有声有色，全班60多人，云南的就占了40多人，教室设在一间简陋的大草棚里，来上课的有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熊雄、阮啸仙、陈启修、李求实、李春藩、肖楚女等一批革命家和海内知名人士，真可谓高手云集，人才济济，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的人物。由周恩来主讲“军事运动”，邓中夏主讲“工人运动”，恽代英主讲“青年运动”，熊雄、阮啸仙主讲“农民运动”，陈启修主讲“资本论”，李求实主

讲“近代史”，李春藩主讲“帝国主义”，王德三主讲“军队政治”，肖楚女主讲“民主革命理论”。

学员们每天早晨操练时喊的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铲除封建思想！”晚上下了自习，喊的又是：“工农团结起来，向前进！”

整个军营一片沸腾，充满着勃勃生机。

杨正元在这个班如鱼得水，受到了一番深刻的理论教育。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的先驱们高屋建瓴的讲演，使得他这个来自云南山区的青年眼界大开。如果说，在北京他初步懂得了马列主义，在广州他却得到了一种提升，一种质的提升，从而明确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一天傍晚，杨正元、赵琴仙几个云南的学员和老师王德三在军营里散步的时候，杨正元对王德三说：“王主任，这次到了广州，参加了你主办的政训班真是启蒙开窍啊，过去想了多久还不明白的东西，被老师们一点就通了。”

王德三说：“正元，听了他们的课我也是茅塞顿开。大家都说，这次我们是风云际会，龙腾虎跃，学员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优秀人才，老师更不用说了，周恩来、恽代英这些人是我党的大理论家，中国的饱学之士。听了他们的话，我也明白了中国要走一条什么路，这些老师也是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请的老师，我们的党有了理论武装，今后的方向就更加明确更加坚定了。”

政训班仅办了短短的几个月，因为时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北伐战争已经开始，到处都急需骨干，就匆匆停办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云南去的四十多个学生一部分参加北伐，一部分由王德三带领回云南开辟工作。

1927年2月初，王德三带着杨正元、赵祚传、毕昌杰、赵琴仙、宋美坤等十几个学员先后回到昆明开展工作。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杨正元受中共云南省特支的委派同杨立人一道负责筹建国民党昆明市党部的工作。经过半个月的努力，杨正元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得到了广大进步分子的普遍

欢迎，全市国民党员人数迅猛发展，在原来李鑫发展的 1000 多人的基础上增加到了 2000 余人，基层区党部、区分部迅速建立，杨正元表现出了极强的组织才能。月底，在省立第一师范召开了昆明市国民党代表大会，杨正元被选为临时执行委员。临时委员由 5 人组成，杨正元为组织委员，相当于组织部长，后来他的这个职务由赵祚传来接任。办公地点设在兴隆街法政学校内，后来被人们习惯称为“法政党部”。接着杨正元又参与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的筹建工作，3 月 11 日，在昆明的省教育会堂，杨正元、赵祚传、严英俊主持了 2000 多人参加的大会，产生了国民党云南省临时执行委员会。严格说来，这是个国民党的左派组织，中共地下党利用这一组织进行公开活动。杨正元利用这个组织，发起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使自己得到了进一步锻炼，除了日常的党务工作外，他还帮助建立了工会，昆明市的理发业和缝纫业工会就是由他亲自参与建立起来的。

可惜，好景并不长，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右派急忙在昆明圆通街成立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筹备组，人们称为“圆通党部”。显然，这个党部是冲着“法政党部”而来的，他们到处造谣，攻击法政党部，后来发生了圆通党部勾结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镇压法政党部的恶性暴力事件。5 月 11 日，一群荷枪持弹的警察和暴徒突然冲进了法政党部，抓走了 20 多个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杨正元也在其中。幸好在审讯时，那些人并不认识他，听声音杨正元判定，审查他的是个墨江人，他灵机一动，谎称自己是墨江来昆明读书的。这个审查他的果然是墨江人，叫杨据之，杨正元当时并不知道杨据之是参加过护国战争的，曾经被唐继尧授予陆军中将，任昆明城防司令之职，当时，看到政局混乱，无心做事，让他参加审查被抓的人员，也是临时抓的差，念及乡情，同情革命，杨据之就把杨正元放了。后来，杨据之也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的斗争，1949 年牺牲在滇南红河谷，解放后被追认为烈士。当然这是后话。

杨正元从看守所出来后和省特委的领导一起，组织了大规模的

群众性的抗议活动。龙云迫于压力，把多数人放了，只扣下了王复生、李鑫、赵祚传、杨瑞庵、黄丽生、李仁这六位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准备向南京邀功请赏并加以杀害。王德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利用胡若愚等人与龙云之间的矛盾，策动政变，王德三带着杨正元、严英俊秘密到了蒙自，说服了胡若愚，发动了政变。

6月14日的一大早，胡若愚就让手下带兵包围了龙云在翠湖边的公馆，把龙云抓到五华山扣留，逼他放了关押的六位同志。这六位同志出狱后，法政党部召开了左派党员大会，欢庆斗争取得胜利。可是，这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分裂，国民党右翼势力重新抬头，“圆通党部”勾结警察到处搜捕法政党部的领导人和共产党员，杨正元被列入了重点对象。为了防止意外，省特委要他赶快离开昆明。于是，他回到了普洱，担负起了党的领导工作。

杨正元回到普洱，以他的学问是完全可以在城里谋到一份好职业的，但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到了开展革命工作上。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确定了以普洱和墨江为中心的工作重点，城市以手工业者和小学教员为主，农村以贫困农民为对象，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12月，杨正元被通知回昆明参加王德三传达会议精神。在昆明北郊山坡虚凝庵后面的一片密林里，参加会议的人们坐在厚厚的落叶上，王德三神情严肃地说：“因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我党正在掀起的革命运动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汉口会议就是纠正这个错误，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要展开坚决的斗争，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要放到迤南地区的农村和工矿，我们一定要加快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建设。”

因为不能做记录，杨正元听得十分仔细，并用心牢牢记下了王德三的讲话。在这次会上，杨正元当选为省委临时委员，担起了组织委员这一重要职务。杨正元单独向王德三汇报了自己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少数民族山区发动群众的情况，得到了王德三的充分肯定。

开完会的第二天，他就要往回赶了。离开前，王德三拉着他的

手说：“正元，你一个人在普洱一带开展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山区，其难度可想而知，我们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一定要克服这次大会批判的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吸取大革命失败给我们带来的沉痛教训，把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坚决顽强的斗争，高举革命的圣火把这黑沉沉的天地烧个通明透亮。”

杨正元紧紧握着王德三的手说：“书记，你就放心吧，我杨正元知道，手中的这把革命圣火是从李大钊的手里接过来的，是从周恩来的手里接过来的，从邓中夏、肖楚女的手里接过来的，广州政训班，燃起的圣火将永远照着我杨正元前面的路程。”

为了把革命的圣火燃遍普洱区的崇山峻岭，让它连成烈焰腾空的熊熊大势。在短短的三年间，杨正元的足迹就踏遍了普洱、景谷、镇沅、墨江、六顺五个县的广大山区。六顺县的正东乡挖令村、大石头村，云仙乡的桃子树村、团山村、下大田村，墨江县的景星、团田、新抚，镇沅的者东、者干河、案板井一带，景谷县的宽宏、碧安、益香井、抱母井、文哲一带无不留下他的脚印，他所到之处，沉寂多年的山寨被唤醒了，穷人们逐渐明白了，天下的穷人只有团结起来，拉起手来，拧成一股绳，与反动的黑恶势力作斗争，穷人才能抬起头来，生活才有出路。

经过艰苦的努力，杨正元组织的“互济会”成员已经发展到了上千人之多，信心和希望在穷苦人民的心中撒播了下去。

说了一阵子的话，主人下地干活去了。杨正元调好原料，按辈分秩序先画了这家的曾祖父。看去，这位老人的身材显得高大，他就在面前画上了一匹漂亮的枣红马，供他老人家出门时作坐骑用。他想，主人看了一定会喜欢的。他正在画主人家的祖父时，主人家的小黑狗汪汪地狂叫了起来，他急忙放下画笔，站到门后窥望，右手下意识地伸向了腰间。这些日子他感到形势有些不妙，出门在外就多了一些警惕，为了以防不测，腰上别上了一把匕首。

杨正元看清楚了，来人是三哥杨正明家收养的孤儿杨林甲。他经常到山寨里画像，杨正明就叫杨林甲跟随，让他挑着装纸张的箩筐，好让杨正元路上有个伴，因为他到的这些山区，好多地方要穿

过野兽出没的森林山谷。不时，还会遇上拦路抢劫的土匪，多个人，多个帮手，总有好处，事实上，为了方便工作，后来杨正元已经秘密地把杨林甲发展为党员了。这次家里有事，出门时没有把他带上。

杨正元仔细看了，杨林甲身后没有尾巴跟踪，吱呀一声开了门走了出去，叫住了主人家那只乱叫的小黑狗。

看到杨正元，杨林甲叫了声“六叔”，他抹了一把额头上流下的汗后，接着说：“家里来了两个人，说有急事要见你。”

“走，进家去，慢慢说。”杨正元把杨林甲叫进家，从木缸里舀了瓢凉水递给杨林甲，杨林甲接过，一口喝了个干。

杨正元问：“林甲，来了两个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有一个叫李时的，听口音是我们本地人，另一个姓魏的，是外地人，二叔多盘问了他们几句，李时就有些不耐烦了，他没有好口气地问二叔，你是不是在审贼，搞得二叔很不高兴。我看二叔是耐着性子，要不，准吵起来。”

杨正元一听，急了，皱着眉头说：“你二叔是怎么问的？”

“二叔问李时：‘李先生为什么不在昆明好好读书，跑到山里来找我家老六干什么？’李时说：‘我们是朋友，想了，来看看。’二叔说：‘男人想男人，又不是小伙子想小姑娘，犯得着吗？’”

杨正元说：“你二叔没有对人家不客气吧？那个叫李时的，还真是我的好朋友呢，他是我们自己人。”

其实，李时多次来过他家，只是每次来，他们都躲在楼上悄悄地说话，他二哥没有看见过。

“不高兴归不高兴，招待还是好的，二叔还叫我捉一只鸡杀了招待。”

“这就对了，一个人一个脾气，李时那人性子有点急躁，但他为人朴实，做事踏实，我很喜欢。”

“二叔也是为了你好，生毛二头的，面孔不熟悉，他就得多盘问两句，何况还跟了个外地人。”

“我哥的脾气难道我还不清楚，李时他们说什了吗？”

杨林甲摇摇头说：“他们嘴紧，什么也不肯说，我也不便多问，

只是看他们俩都很着急的样子。”

杨正元说：“他们不知道你的底细，肯定不好说什么，这也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以后你也得学会遵守党的纪律，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说的坚决不说。”

杨正元走到屋外，看了看天色，转身进屋对杨林甲说：“很快，太阳就要落山了，我手头的活还没有干完，主人上山干活也没有回来，这样吧，我们明天一大早再走。”说完，他在铺开纸的饭桌上忙碌起来。

屋里的光线渐渐暗了下来，杨林甲把门打开来，让屋外的光亮透进来。

杨林甲说：“这些日子森林里的豹子，不到天黑它们就叫开了，要是在山路上被我们碰上了也不好办。”

杨正元知道，从现在的桃子树村到自己的家德化那迁半山寨，少说也得走5个小时的山路，就是现在走，也得走上3个多小时的夜路。

杨正元抬起头来说：“豹子是不用怕的，你不惹它，它就不会主动惹你，只是我得把这张像画完，要不，这一走，不知道又要耽搁多少日子，现在这里的百姓们都相信祖宗能够保佑家人清洁平安，主人家挂不上像心里会空空的，感到不踏实。”

杨林甲有些抱怨地说：“那就只好明天走啦，还不知道李时他们要怎样着急呢。”

杨正元耐心地说服：“林甲，要把群众发动起来，让他们参加改变旧中国的斗争，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要看我们的为人处事。能不能为他们的利益着想，要是我们得不到他们的信任支持，你的话说得再动听也枉然。”

2

说起李时来，杨正元并不陌生，李时比杨正元小7岁，又叫李得春，后来改名李晓村，他生于1909年。李时和杨正元还是校友，

1924年他考入了杨正元曾经就读过的宁洱县城的省立普洱第四师范，这个学校是云南省的重点学校。1927年9月，杨正元从昆明回普洱后，需要很快打开局面，开展地下工作，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在第四师范就读的勐先乡学生李时。他和李时初步接触交谈，就觉得李时不是一般的学生，他的知识面广，读过很多书刊，而且大多是进步书籍，像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铁流》、高尔基的《童年》，他还读过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机关报《向导》及其进步刊物《新潮》、《学生爱国周刊》。更加难得的是，李时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对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充满了悲悯情怀，说起那些乡约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为非作歹的种种罪行，他常常义愤填膺。在交谈中，杨正元知道，李时和几个进步学生继承了他和熊文和、张乃猷、陈家麟、邹荣光等人当年组织过的“学生读书会”的传统，组织学生读书，李时认真阅读过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对李大钊预言的“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有着较深的理解。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李时和第四师范的老师学生一道连续三天走上街头，发表演说，组织了支持上海工人的捐款行动。杨正元了解这些后，感到李时是个是个有正义感、有觉悟、有理想的热血青年，就吸收他参加了党组织在宁洱县城区的有小学教员、商人、店员、学徒等人员的几次秘密聚会。李时还积极配合杨正元在第四师范学校建立了以“努力社读书会”为骨干的“互济会”。此外，李时在学校发动普义、勐先、等雅三个乡的同学组织了“勐先青年读书社”，假期回家，他又在家乡成立了“读书社”。李时坚定的立场、踏实的作风得到了杨正元的赞赏。就在这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在宁洱城西龙潭边，袁叭寨附近的一片松林里，李时和其他几个青年由张南屏、邹荣光介绍，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共青团，加入组织后李时的前进方向更加明确，工作更加积极了。到了星期六，他和一道加入共青团的同学李正光一道翻山越岭，走二十多公里的山路到杨正元家去，向他汇报城里的工作，听其指示。

1929年的5月，在宁洱县西门崖的太乙洞里，党组织为李时举